

虎皮騎士

牛

譯選著名學文典古
種三第

士 騎 皮 虎

著里威赫斯路
譯芒北衍侍

行印社務服化文際國

目錄

譯者小引	侍 銜 一
雪哈·路斯赫威里與喬治亞文學·派烏萊·印戈洛克瓦	三
引言	七七
一 亞刺伯國王路斯帝凡的故事	八三
二 國王路斯帝凡與阿夫漢蒂的遊獵	九〇
三 亞刺伯國王看到虎皮騎士	九二
四 特漢娜罕命阿夫漢蒂尋找騎士	九九
五 阿夫漢蒂給他臣僕的信	一〇六

六	阿夫漢蒂着手探尋騎士·····	一〇八
七	阿夫漢蒂在洞中對阿絲瑪賀講述的故事·····	一一八
八	塔利爾與阿夫漢蒂的會見·····	一二七
九	塔利爾初次對阿夫漢蒂敘述他的故事·····	一三二
一〇	塔利爾敘述他初戀的故事·····	一三七
一一	愛絲丹·達麗堅寫給她愛人的第一封信·····	一四四
一二	塔利爾寫給他愛人的第一封信·····	一四五
一三	塔利爾送信到克哈達維·····	一四七
一四	愛絲丹召見塔利爾·····	一四八
一五	克哈達維國王答覆塔利爾的信·····	一五〇

一六	塔利爾與愛絲丹的會見·····	一五一
一七	塔利爾討伐克哈達維·····	一五四
一八	塔利爾征服克哈達維寫給印度國王的信·····	一六一
一九	愛絲丹·達麗堅寄給她愛人的信·····	一六七
二〇	塔利爾的痛苦與昏厥·····	一六八
二一	塔利爾答覆他愛人的信·····	一六九
二二	愛絲丹·達麗堅的婚事的計議·····	一七〇
二三	塔利爾和愛絲丹的磋商及其結果·····	一七二
二四	克哇拉斯沙的兒子來到印度被塔利爾殺害·····	一七八
二五	塔利爾聽到愛絲丹失蹤的消息·····	一八二

- 二六 塔利爾在海邊遇到甫利東的故事……………一八七
- 二七 塔利爾助甫利東征服敵人……………一九一
- 二八 甫利東對塔利爾講述愛絲丹的消息……………一九三
- 二九 阿夫漢蒂尋到塔利爾後返回亞刺伯……………二〇二
- 三〇 阿夫漢蒂對路斯帝凡與宰相的請求……………二一二
- 三一 阿夫漢蒂脫逃時與西爾馬丁的談話……………二二二
- 三二 阿夫漢蒂脫逃時給路斯帝凡的遺書……………二二四
- 三三 阿夫漢蒂的祈禱與其脫逃……………二二九
- 三四 路斯帝凡聽到阿夫漢蒂的私逃……………二三〇
- 三五 阿夫漢蒂再到訪尋塔利爾……………二三三

- 三六 阿夫漢蒂遇到失去知覺的塔利爾……………二四〇
 三七 塔利爾述說他殺死獅與虎的故事……………二四八
 三八 塔利爾與阿夫漢蒂到洞中探望阿絲瑪賀……………二五〇
 三九 阿夫漢蒂探尋甫利東……………二五七
 四〇 阿夫漢蒂與甫利東相遇在瑪爾哈贊扎……………二六一
 四一 阿夫漢蒂訪尋愛絲丹·達麗堅……………二七一
 四二 阿夫漢蒂到了格蘭薩羅……………二七七
 四三 普哈曼歡欣款待阿夫漢蒂……………二八〇
 四四 普哈曼愛上阿夫漢蒂寫信給他……………二八一
 四五 普哈曼給阿夫漢蒂的情書……………二八二

- 四六 阿夫漢蒂答覆普哈曼的信……………二八四
- 四七 阿夫漢蒂殺死御廚與兩個衛兵……………二八八
- 四八 普哈曼敘述愛絲丹·達麗堅的故事……………二九〇
- 四九 普哈曼述說愛絲丹被卡吉人俘虜的故事……………三〇六
- 五〇 普哈曼寫給愛絲丹·達麗堅的書信……………三一六
- 五一 愛絲丹·達麗堅答覆普哈曼的書信……………三一三
- 五二 愛絲丹·達麗堅寫給她愛人的信……………三二〇
- 五三 阿夫漢蒂給甫利東的信……………三二五
- 五四 阿夫漢蒂離開格蘭薩羅會晤塔利爾……………三二七
- 五五 塔利爾與阿夫漢蒂去尋甫利東……………三三五

五六	納拉丁・甫利東的獻策……………	三三八
五七	阿夫漢蒂的獻策……………	三三九
五八	塔利爾的獻策……………	三四〇
五九	佔領卡吉國城堡救出愛絲丹・達麗堅……………	三四二
六〇	塔利爾會見海上的國王……………	三四五
六一	甫利東主持塔利爾與愛絲丹的婚事……………	三五二
六二	塔利爾再到洞中查勘寶物……………	三五七
六三	亞刺伯國王主持阿夫漢蒂與特漢娜罕的婚事……………	三六七
六四	塔利爾得知印度國王的崩薨……………	三七二
六五	塔利爾到印度征服克哈達維……………	三七六

六六 塔利爾和愛絲丹·達麗堅的結婚……………三八二

跋……………三八五

譯者小引

關於本書的作者之時代與思想，以及本書的內容與形式，在派烏萊的序文中，已經寫得非常詳盡，足夠讀者參考的了。

譯者對於喬治亞的文字，可以說是一字不識；而對於喬治亞的文化與藝術，也是毫無知識的；以常理而論，關於本書與其作者，是絕無插嘴的資格，但在辛辛苦苦譯過這部著作之後，關於它的評價，心中是有一個份量的。

在喬治亞以及在蘇維埃聯邦的全體，這著作是享受怎樣崇高的聲譽，僅從派烏萊的序文中，已可窺見一二。他們把它視如荷馬的「伊里亞德」與「奧德賽」，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也許是因為文字的隔離吧，對於這種比擬，譯者不敢苟同。但我想，介紹這部書，從兩點上講，是有意義的：首先，我們的讀書界，關於喬治亞的文化與藝術，至今是一無所知；倘使由此書之中譯本的印行，使一般讀者，尤其是般文學青年，關於中世紀的喬治亞的一般藝術水準，有一個認識，而且由此明瞭在世界上的某一個角落裏，某一個時代中，是產生過怎樣一種稀奇形式的文學，也是有益的。

我說稀奇，是對我們的讀書界而言的；實際上，在人類歷史中曾經存在過而陸續淘汰了的這一派的文學，也許是一個圖書館所容納不下的；我們的讀者，多數是讀過賽萬提斯的「堂·吉訶德」的，倘使不讀一讀這一派的著作，恐怕對於那本西班牙的古典名著，不會有深刻的理解。

其次，這部書作爲一種青年讀物，也還應當有趣；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們，看看這種參雜着訓戒與格言的英雄騎士與美人的戀愛故事，至少也總能提高性靈的發育。

本書的譯文是根據一九三八年莫斯科「蘇聯外籍工人聯合出版社」印行的英譯本。

譯者是Marjory Scott Wardrop，由E. Orbeliani與S. Gordanishvili 補充與修正的，英譯文以原詩四句分段而不分行，讀起來如散文詩，譯文頗爲可取。

中譯本之所謂合譯，其經過是這樣的：序文以外全部的初稿是出自北芒先生的譯筆，然後由我作文字上的修補，抄寫時北芒先生再度校正，最後我再看末一次的原稿。北芒先生爲了這譯書耗費一年以上的時光，而在我，也是有生從事譯作以來，這次工作算是在精神上與物質上最賠本的一次買賣！

全部工作完成之時，頗有順口唸出一聲「啊們！」的心境。

待析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雪哈·路斯赫威里與喬治亞的文學

蘇維埃喬治亞與大蘇維埃聯邦的諸共和國，曾經慶祝著名的喬治亞喬人雪哈·路斯赫威里的七百五十週年紀念，這詩人是世界文學中較大的文藝天才之一。

我們和路斯赫威里的時代已隔離了數世紀，但他不朽的詩篇「虎皮騎士」(The Knight in the Tiger's Skin)，仍然是完整的天才的永遠青春的創造；路斯赫威里詩歌的靈感是永無涸竭的，卡爾·馬克斯論荷馬史詩的言語，可以同樣地適用於路斯赫威里的詩歌上：直到今天它「作爲一種標準的，無窮盡的模範」流行於世。

約有一個多的世紀，喬治亞是在俄皇專制的殖民地的壓迫之下，於是喬治亞人民的古文化與其古代的傳統，都沉於陰影之中。十月革命使喬治亞人民得到純真的自由，使復生的喬治亞文化開始一個新的崛起的起點，在形式上是民族的，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

路斯赫威里的偉大的名字，對於蘇維埃國土的親密之家的全部人民，已變爲親近的

了。不朽的詩人路斯赫威里的作品正被譯成蘇維埃各種人民的語言。路斯赫威里的詩歌已流佈得廣大而遙遠；它在蘇維埃的國土裏享有極度的風行，而受着最廣大的人民羣衆的特殊的愛好。大俄羅斯的人民懷着愛念與普希金的名字一同而記憶着雪哈·路斯赫威里的名字，正如烏克蘭的人民與塔拉斯·謝烏前寇(Taras Shevchenko)的名字一同在記憶着路斯赫威里的名字一樣，白俄羅斯人與烏紫貝克人，塔吉克人與土耳其人，卡扎克人與其爾吉紫人，（他們全是喬治亞的最近隣），高加索的各種人民——阿柴白將人，阿美尼亞人，以及高加索的高地居民，他們全都與他們自己的民族詩人一同，親切地記憶着路斯赫威里的名字。

路斯赫威里的大典是蘇維埃聯邦各種人民的一種真實的國際的慶祝，是被解放的各民族的一個真實的風行的節目。

I

喬治亞文學發展的途徑與路斯赫威里

一個古代的喬治亞詩人，把路斯赫威里的作品，譬之爲一棵支幹廣佈的永遠結菓的活樹，它的根已深深地生長在地土中。

路斯赫威里的作品真的是喬治亞詩歌中一棵永遠結菓的樹，它的根深深地鑽入喬治亞文化中，這一棵樹在它的土地長大起來，而以其汁液爲飼養。路斯赫威里是古代喬治亞文化數世紀發展的產物，是這種文化最高的表現。

路斯赫威里的作品，若不關聯着古代喬治亞文學與文化的歷史，若不理解這歷史的一切複雜的特色，是不能得到全般的認識的。

因此，在我們轉向路斯赫威里的生涯與作品之前，我們必需關於古喬治亞文學最主要的發展途徑，予以相當的闡明，而且必要明示那使其不朽的作品得以誕生的情況。

×

×

×

喬治亞文化的泉源是極端古遠的。

喬治亞人是希提泰人與烏拉爾圖人的直系，並爲他們文化的繼承人，他們在最古代的時期發展成一種輝煌的文化，爲古代東方領導的文化之一。紀元前兩千年和一千年的

楔形文字碑銘證明了喬治亞人的直系的祖先，爲希提泰的人民的羣集：麥斯其亞人與伊貝里亞人，他們在紀元前十二世紀到七世紀間之大希提泰的文化集團中，扮演著領導的角色。

在小亞細亞領域中形成的希提泰政府崩潰之後，就在今日喬治亞領土的高加索中，喬治亞人的政府興起了。

在這裡我們不能詳細探究喬治亞人民的遠古的歷史，也不能觸及希提泰世界人民語言中古體字的問題；我們僅將觀察那使用「喬治亞語言」的現代喬治亞領土上興起的文學，我們說「喬治亞語言」是指這個名辭的最嚴格的意義，即現代喬治亞文學所使用的語言，而路斯赫威里的詩篇就是用這種語言寫成的。

喬治亞語言的文學，僅據今日所知者，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紀的時期的。流傳到今日的最古的喬治亞文學，是第四或第五世紀的。

但是喬治亞的寫作語言，比第四、五世紀，是遠得很多的，這是從各種文獻中可以確定的事。

喬治亞文學的古遠，是主要地可由喬治亞的字母來證明，這種字母是小亞西亞古體字母的一支脈，是喬治亞人從希提泰時期繼承過來的，這事已有論證。

第四世紀以前的喬治亞作品的毀滅，是第四世紀後基督教在喬治亞的勝利的結果，基督教教會的使徒們，對所謂「異教」時期的文學遺產加以迫害，這使基督教以前的古代文學的記錄逐漸地喪失了。這種情形是和伊朗的先伊斯蘭的文學歷史，意義完全相同，因為回教教義勝利的結果，先伊斯蘭的伊朗（派拉維）的極端豐富的文學，逐漸地被入遺忘以致消滅。

不過，基督教以前的喬治亞文學的影響，當然不會沒有留下絲毫的痕跡，而且在其後的時代確曾浮現出來的。第四世紀中在基督教基礎上興起的新喬治亞文學，是從古「異教的」文學，接受了其字母與某些文藝的傳統（特別是非僧侶的文學傳統）。新文學繼承了那充份發展的、經過磨練而極其豐富的、古文學語言。我們必需明瞭，新基督教文學的最古的文件，都可以作為喬治亞文學語言的古典的模範，例如，像雅各·楚爾塔夫斯基（Jacob Tsurtaevsky）那樣的歷史作品，其正確的時代是屬於第五世紀的，而可以列入古代喬治亞散文最完整的作品之中。

從第四、五世紀到路斯赫威里的時代，即到十二、三世紀，古代的喬治亞文學是走着它獨自發展的徑路，使古代的喬治亞文學與中世紀的基督教文學發生了隔離。首要而最基本的特色，便是在喬治亞純粹非僧侶的小說，是得到光燦的發展。如衆週知，東羅